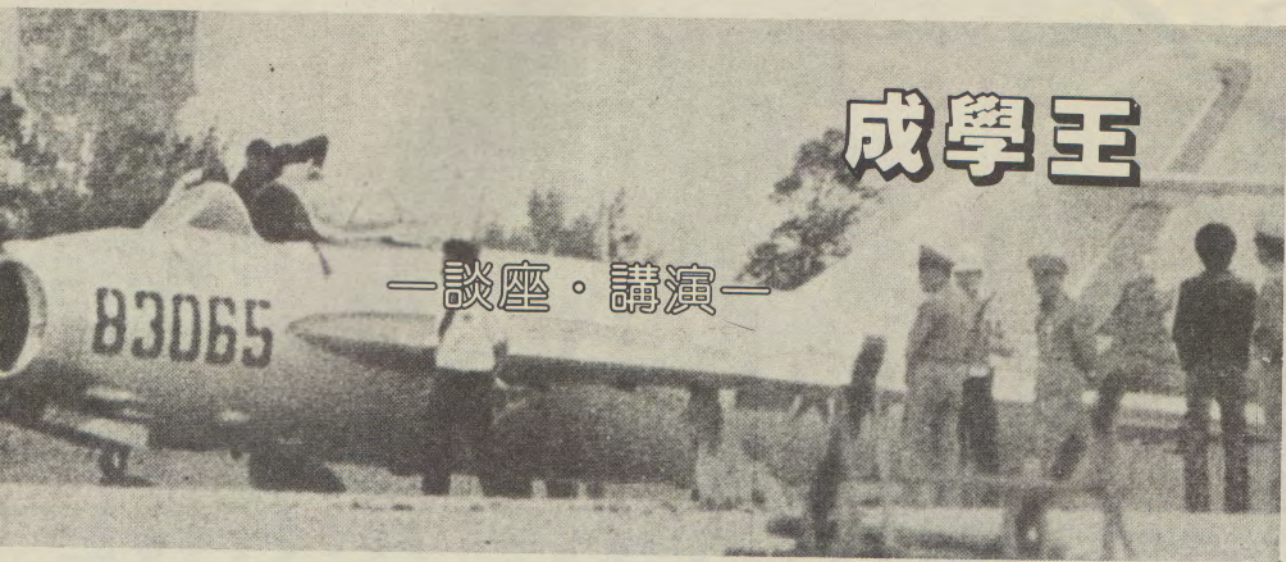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成學王

—談座·講演—



很高興能到交大與各位同學見面並舉行座談，早上參觀了交大的校園與教學設備，對生活在台灣的青年們能有這麼好的生活與教育條件，實在令人羨慕，首先向諸位介紹我自己在大陸的情況與投奔自由的經過。

我在大陸上度過廿八個春秋，十六歲才到河南，高中畢業，正逢航校招生，七月初，由於出身紅五類，才幸運進了空軍河北保定第二航校，在那待了十個月，七五年初分配至臨汾第一二航校，在此受訓三年半，上了四個月的航空理論學習，然後是初高級教練，七七年畢業後調至上海，後來又調到浙江舟山，在那兒待了六年多。

再談到投奔自由的動機與目的，在我之前有過不少駕駛起義的飛行員，然而在空軍裡，軍方控制相當嚴密，要是有投奔自由的想法，非得十分保密才行，因每發生一起，控制就會愈加嚴密，可是我依舊決心投奔自由，以此方式表達我對自由的熱愛。在空軍部隊裏，由於控制之緊，使得有心起義的人要冒相當的危險，像我只能利用星期日偷偷地寫我的自白書，平常許多安全設施都不准使用，窗簾白天不准用，收音機聲音小不准，一個人聽也不准，我抽空寫的自白書亦不敢亂放以免被搜查到。在我之前有個失敗的例子，北海有人想偷飛韓國計畫十分週詳，什麼航程、油料、地圖都調查好，但他對海面低飛不熟，因為北部雷達站多，必需以貼近海面的低飛方能逃過雷達追蹤，於是他便一直向老飛行員同志請教低飛如何駕駛，那老同志煩了，滿腹疑惑答「你老問這幹嘛？」這還不要緊，他還編了一首詩，前兩句是「我是東海一孤舟，天南地北任漂流」後兩句是什麼「只缺東風」，「漂上東岸」的，就是這樣引起別人懷疑告了密，上級一搜查，人贓俱獲，被停飛判刑十幾年。一般人民喜偷

聽台灣廣播，而台灣的翻譯名詞與大陸不同，像雷根叫李根，飛彈叫導彈，季辛吉叫季辛格等，一旦不小心說溜了嘴可就完了。我花了三年斷斷續續寫好我的自白書，在這期間也隨時在注意著機會，除了計畫週詳，機會更重要，有一天，機會終於到了。十月十四日那天，天氣很理想，南部天氣穩定，冬季東北風偏多更有利，正好科目安排得好，要加下油箱又是單飛，我便決定把握這次機會，舟山到台灣是六百公里，以前曾想飛韓國，後來才改變主意，然而台海沿岸雷達相當多，必須低飛，而油料不足則無法爬高，十分冒險，想了想終於下定了決心行動，口袋帶了自白書，一到機場，我問機械師飛機怎樣，他說「不錯，還新換了發動機」，心想安全系統大概不錯，「天氣如何？」「天氣穩定，有中雲」，中雲也好，遭攔截時，還可藉雲層擺脫。機會是不錯，唯一的缺點是目的地是北部基地，一旦南飛恐怕會被查覺，不過事到如今，也顧不了那麼多了，第一次試飛，觀察了四周，發現前方有兩架飛機在高空偵察，返回機場著陸加油，檢查了一下飛機，一切良好，第二次起飛，兩架飛機亦在高空偵察，此時心裡十分矛盾，一旦被發現可就完了，但我還是繼續前飛，等到接近視野邊際，兜了個圈，繞過高空偵察機，便以離海面約6、7米高速度拼命低飛，並關掉無線電，以免受共匪喊話干擾。（我將廣播調至中廣，發現收聽效果蠻好），我以超低空貼浪飛行了廿分鐘，為免墜機危險，將機首拉高，爬升了五千米後，發現附油箱只剩油七百



立升，十分反常，這表示我只剩三分之一的油料，而才走三分之一的路程而已，當時心情相當緊張「為何老天不幫我？」「不管如何，拖也要拖到台灣，即使跳傘也行」，我投掉附油箱以減少阻力，同時將子彈上膛打掉，以減少重量，留了點以防匪機攔截。看了看導航器，還好，還指著台灣的方向，只是不知還剩多遠，這時耳機裡的新詩朗誦難聽得像哀樂一樣，心情實在壞到了極點。距離台灣大約還一百公里吧，油箱只剩三百立升，警告燈亮了起來，這也就是說，再過5分鐘再不著陸就危險了，這時前方茫茫一片大海，心中有些絕望，不久，台灣的山竟然出現了，我喜出望外，「起碼也要滑到台灣，跳傘也可以」，雷達大概同時發現了我，兩架飛機左右攔截我，我猛搖機翼，其一機飛到我前



頭，示意我尾隨它穿雲下降，於是三機成一縱隊穿過雲層，此時飛向台北，我沒注意到前方的松山機場，倒看到了中正機場正在施工中的第二跑道，心一急（油將盡），不管三七廿一便拋開二機，準備著陸，定睛一看，跑道上鋪滿了障礙物，什麼工程車、木架、一大堆，當然是跑道在施工，而我當時不曉得，只想「台灣當局顧慮真週到，敵人並沒有來襲，也做好了防衛措施，跑道擺好了障礙物。」既然無法著陸，只好再度爬看，猛一看東邊有塊小空地可用，於是再度下降著陸，此時油量指標已緊貼不動，我拼命地控制飛機，滑了一陣子，終於停住了。前方不遠，有一輛摩托車，騎士好像嚇呆了，如果我再前滑一點，真不敢想像後果。事後，基地人員告訴我，再慢個一分半鐘，恐怕就要墜



機了。整個投奔自由的過程，可說分分秒秒充滿緊張。

如前所說，有太多投奔自由例子，在在顯示中共不得民心，空軍也是一樣，口裡光喊，其實大家心裡誰不想，跑了一個還可以加薪呢!!從前范園焱跑了，開個聲討會，吳榮根跑了，開個批判會，孫天動跑了，開個教育會，聲音一次比一次低，這次我跑了，又不知要搞什麼名堂，我認為大陸可用四句話概括「滿目瘡痍，問題成山，積重難返，惡性循環」，當然了，這是麻子照鏡子各人觀點不同，有這個機會與各位同學講話，相當高興，我想我的介紹就到此。





# 座談

1. 請就您的觀點比較大陸女孩與台灣女孩在思想、教育、穿著、打扮上有什麼差別，而您在台灣有沒有女友？

A：這個問題每校都有人問，可能是比較感興趣，大陸上的女孩比較守舊，封建內在、精緻，比較不性感，依然是男不露膝，女不露皮。而台灣的女孩熱情、外向、活潑、時髦，穿著打扮都很入時，我是少見多怪，還不太十分適應，台灣的女孩教育水準很高，大陸女孩的思想教育就及不上此地開放。至於女友嘛，由於最近不太有空，沒有機會。

2. 中共最近正在發展殲八型機，這對我們空軍會有什麼影響？

A：中共研究殲八已經很久，從文革期間就開始，但一直沒有成功，因為航空技術工業脫節，裝配很困難，且係仿造蘇聯米格21，蘇聯早已發展至米格31，顯然有點過時。殲八機剛出廠，裝配部隊不久，其性能尚有待考究，對我空軍而言，中共一向不會把好飛機佈置在沿海沿岸，怕都跑台灣去了，且訓練素質不及我，飛行時間少得可憐，訓練方法是蘇聯呆板模式，技術戰術水平都低於台灣。所以對我們而言，威脅不大。

3. 中共對空軍飛機的保養制度如何？

A：基本上是由地勤人員負責，定期加油、檢查，一個機組人員有十幾個，我們空勤人員有自己的飛行科目，根本不管保養。

4. 大陸人民對鄧麗君歌曲歡迎程度如何？您個人在聽她歌曲時感覺如何？她的歌聲是否真正達到政治效果？

A：大陸人民對鄧麗君相當風迷，尤其是青少年特別感興趣，要是沒有鄧麗君的錄音帶，錄音機的價值好像就減少了許多，他們對她的歌曲非常迷信，校園歌曲在大陸也相當流行，像綠島小夜曲，龍的傳人，踏著夕陽歸去等，都風行一時，相對地，大陸的歌曲太過生硬，內容充斥政治宣傳，而且聲調高昂，有心臟病的人都不敢聽，相當令人反感，而鄧麗君的歌曲聲調婉轉，動聽，因此令人喜愛。

5. 這次韓國在亞青杯對我們採取不友好的態度，您的感覺是怎樣？中共對台灣叫置和平統一，在軍中是否也是如此？您在大陸上的休閒活動是什麼？在台灣的休閒活動又是什麼？



6. 您經歷高中、航校，您高中同學、飛行同志對自由概念與台灣的印象，還有您在大陸上是否讀過或拾過復興基地刊物與傳單？

A：大陸人民渴望自由幸福生活，因為中共在大陸上搞清算鬥爭，搞得人民一窮二白，而且不擇手段壓制人民自由，魏京生被判刑就是極為悲慘的例子，所以說，大陸人民就像玻璃上的蒼蠅，有光明沒有前途，我在大陸上未讀過或拾到台灣的刊物與傳單，共匪對這管得很嚴，若檢到未交予上級而被查到，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，全家就跟著倒霉。今天大家生活在這繁榮、自由、安定的社會裡，有這麼好的學習環境，真該滿足，看看大陸上，一切公有化，造成了幹多幹少一個樣，幹與不幹一個樣，幹了還不如搗蛋，相關行號無不如此，社會制度弊病叢生，人民積極性得不到發揮，潛力得不到挖掘。

A：我和諸位一樣，對韓國在亞青杯中所採取的不友好態度感到憤怒。韓國可能有她自己的想法，想和中共改善關係，因而做出這種不道義的事情，韓國如此媚共，可能還考慮88年奧運可給予更多優惠，有她的打算。中共從未放棄對台野心，從淪陷初喊血洗台灣，接著是和平統一，對等談判，九點和談建議，台灣什麼都可以保持現狀只要改國旗、國徽，這顯示共匪也是力不從心，有野心而沒有實力，對越南也是如此，當初對越南支援甚多，如今卻鬧得如此，可見得共匪在國內不得人心，在國外亦有困境。共匪在軍中很少搞教育，因為我們防區離台灣太遠，基本上不需要，只是偶而開會討論，有台灣飛機，要不下來，然而台灣飛機速度太快，我們頂多開槍放砲，根本追不上，遑論擊落。由於防地在外島，所以平常娛樂很少，每日三部曲，機場、飯堂、營房，唯休閒時看看電視機，而電波不好，常常鬧罷工，看到一半影像沒了，只好把電視當收音機，就是這樣湊合打發休閒時間。

7. 目前在大陸上，對交通建設重視程度如何？

A：過去美國記者曾問周恩來「你們中國有沒有高速公路？」周恩來答說「有，在台灣」大陸上並沒有高速公路，交通建設亦極落後，運輸能力太低，車輛破舊，常常停在路旁修車，人民對現代化工具了解亦淺，看見火車，認為是一塊鐵會跑，聽聽收音機，以為裡面有個小人在唱歌，有人看電視，還前後左右找尋，蠻以為裡頭躲了人呢！電視、電話普及率都極低，人口多，運輸量、運輸力都低，這種情況下那有什麼交通建設可言。